

随笔

树往天空走着

鲍尔吉·原野

人说,树一辈子没往前走一步路,其实树一直在奔走,它的道路在空中。你平躺在草地上,就可以想象树怎么观看自己的道路。这条路广阔蔚蓝,早上变为玫瑰色,傍晚金红。树看不清路的尽头,它有时觉得白云城堡是尽头,但城堡也飘走了。暴雨滂沱,是路面喷射的水。这时候树也不想走了,它想不通天怎么会变成水库,用下雨的方法泄洪。

雨过天晴是最美的时分,雨不只洗去树和草上的尘埃,也洗掉了世上的杂音。雨后是不是特别静?万物垂首静默。雨下在树皮上,下在鹅卵石上、下在牛粪上、下在如皮革一样坚韧的草上,之后突然停了,那么多的音响停止了轰鸣。如果不下雨了,还下什么呢?鸟鸣。如果不是爱出风头的鸟儿打破了寂静,世界还将静下去,谁也不好意思用声音扰乱暴雨造出的寂静。蚂蚁的腿都麻了,但并不翻身,怕翻身触碰草叶发出的轰响侵犯寂静。

鸟鸣带来了更多的鸟鸣,你听到积水咕咚咕咚往树洞里灌,蚯蚓开始钻探,罐子边跑边放屁,风用刮雨器刮下树叶上的积水。雨把空气中的脏浊化为污水送给大地保管,花朵抹去脸上的雨水浮出地面,极尽娇艳。树看见自己的道路更近了,更近的意思是它几乎看清了天心,那正是它要去的地方。

树带着所有的树枝上路,树的终点是天上的星辰。它们是洒在蓝丝绸上的白蚕豆,是隧道尽头透进的光的白点,是永不融化的黑冰里的化石。树是大熊星座下的烛台,烛花是春天才开的花朵。树走在天空的道路上,路上洁净无尘,它的同路人是鸟儿。鸟儿虽然夜里在树上睡觉,天亮便径自飞走。树看到最多的是鸟的腹部从天空划过,像从海底看头顶游过的鱼。树回头看到身后的青草,青草永远跟在树的后面,跟着跟着就枯黄了。树觉得草倾尽气力一生才长两寸长是吝惜气力。蝴蝶在春天为树送行,它趴在树的苞芽上叮囑。蝴蝶说天上的云团实为成千上万的蝴蝶的集合,风把它们推到大海的对岸。树不怕自己走得慢,慢是大自然的美德。慢是美,山峰从地面爬到天空时间用了多久?雪花从天空降到地面有多久?树木把所有营养均匀地输送给所有枝条,让它们上路,走向天空。

从春天开始,有多少树的孩子往天上走?大树小树,每根枝条都是它们的孩子,最老的柳树也托举着稚嫩的孩子走在天上。春天,没有哪一棵树的孩子不出门,它们的父母把这些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,让它们穿上了新衣裳,有的枝头开着花,那是孩子们头上插的花。玉兰哪里是花,它简直是一份大礼,朵朵都似白玉杯。树枝走到天上去,要带点东西。丁香花紫里藏白,四片花瓣打开后,树上贴满了清香的鳞。没有桃花就不算春天,桃花让人痴,让人相信未来,相信一见钟情。桃花离果实很远,离笔墨宣纸很近。桃花是一件事情的开始,也许是情事的开始,也许是飘零的开始。桃花落地比在枝头好看,梨花盛时如山野暴动,一树雪白衬在绿草之上,密到白到发疯的程度,人除了目瞪口呆并无什么办法。沉寂一冬的大地被梨花吵醒,在乐队里,梨花是锣鼓,铺垫好戏登场。连翘即迎春,它是灌木上的花。它虽然有一个药房的名字但不失娇艳。自然界最艳的色彩不是红,而是黄。黄颜色连接着苏醒,它是乐队里的女高音。金色的蜜蜂飞进连翘的花蕊上,你觉得它的家不是蜂房,而是连翘,它俩是一家。

树带着花朵的礼物供奉上天,杨树没花用小绿叶凑热闹,松树用松针为春天掐表。所有的枝条对着天心。走吧,树木,天空有无数条道路等着你。树木不管土地泥泞,不理睬砾石、杂草和未化的冰。树的眼睛只盯着天空,看着看着,它发现自己肩膀长出叶子,像披肩又像托盘,下完雨上面留几滴雨水。叶子宽大之后,树梢不清脚下的泥土,它的眼里只有权桢,夜晚眼里是星辰。月亮从云的缝隙查看每一棵树。虫子在地下翻落叶,如翻旧书。树往天空走着,边走边吐出更小的叶芽。如果是茶树,这些叶芽就变成了茶。树不知离天空还有多远,它要一直走到秋天。



我去上海看一位朋友的画展,就住在离外滩不远的老金门饭店,住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后边有一家门脸不大的小饭店,这小饭店本帮菜做得极是好,“红烧划水”和“葱油面”给我的印象很是深刻。

普通的饭菜大家好像都会做,但其实是极不好做,做好了就极不一般。

老饭店的建筑还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样子,檐低窗小,不事张扬的样子,老地方本没那么太多讲究,厨房几乎和客座相连着,所以这里还顺便卖些半成品,这就让人觉着有一种来自上个世纪久违的亲切。但递菜还是通过一个上了绿漆的小菜口,很小,一尺

来宽,一尺半多高,小窗口还设有很宽的搁板,搁板亦是上了绿漆。里边的饭菜先要端过来放在搁板上然后再由服务员鱼贯端走,从小窗口可以看到里边的人一晃,菜就送出来了,再一晃,又是一道菜,再一晃又是一道。

我和朋友坐在那里等菜,看见对过的一个老先生戴了老花镜在用个放大镜看菜谱,那把放大镜是用一根绳挂在老先生的胸前,老先生把菜谱用放大镜看了又看,后来终于点了两道,不久被服务员端上来,是一荤一素,外加一碗米饭,相信这位老先生是此店的老食客,看他以研究的态度来分析菜谱,以研究的态度来慢慢吃那两道菜,一时有多少想象

朝我纷至沓来。

我们还没吃完,因为我们喝酒,先是白酒然后是啤酒,而我却完全被这位老先生吸引了,我注意到老先生此刻已经吃完了,胸前还挂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,相信我以后很难再见到,印象真是深刻,好像已经有许多故事在我心里生成。

从饭店出来,外面已是万家灯火,上海的万家灯火才真是万家灯火,灯火下是代代繁衍不息的热闹。

回味

味道

王祥夫 文
绘

市井

买鱼

张朝曦 文/图



去菜市场买鱼,出门时顺便提起垃圾袋。等电梯时,楼道里音响效果好,不由得高歌一曲,声震单元。无人表示不满而制止,说明悦耳。此后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吐字发声能使这首歌更加婉转好听,就忘了扔垃圾,径直提到菜市场。

选好一条罗非鱼,掏手机微信扫码付款时,才发现垃圾袋还在手上。赶紧出市场寻找垃圾箱。返回水产摊位,老板正在刮鳞,扭头笑我粗心。见有黄鳝,问价,40元一斤。我说我们家乡稻田里的黄鳝多得很,一

般人家都不把黄鳝上正餐。老板问我我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?我说五十多年了。有些贵,不买了,就吃罗非鱼吧。

想到一会儿要亲自下厨,红烧罗非鱼,吃之前要拍照发微信朋友圈,展示厨艺,最好撒点香菜于其上,增加色彩对比。我在旁边菜摊捏了两根香菜,菜摊大妈称了一下要3毛钱,我好久没见过角分的钱币了,用手机微信扫码后,一时不会支付3毛钱,琢磨了好几秒,才反应过来。

咳!不就是零点三元嘛!

人物

这几家都有俩人贫困,致贫原因是因病、因灾,自家田地少而且无力劳动或没有较强的能力劳动,发展没有资金,或者疲于应对生活,对将来没有规划。杨河芬和这3名大学生志愿者一同到了田间地头。杨河芬一边帮他们秋收,一边做深度调查,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、致贫原因、家庭发展规划或想法。志愿者们一边也帮他们秋收,一边觉得某个场景好就及时拍摄下来,他们不仅拍照片,也拍视频。说起将来的规划,他们都说,身体不好不能出去打工,住在农村,只能养羊或养鸡,也不需要付出太多劳力,出来进去添点草料或饲料就行,也能挣点钱贴补家用,只是没有钱买种羊或鸡苗。杨

河芬全都记在心上,暗下决心想办法帮他们实现这种愿望。

因为给村民干了半天农活,饭自然就安排在农户家。杨河芬这次不容村民推辞,硬塞给300元钱,说有这么多学生,伙食费是必须付的,不能让你们贴钱。杨河芬心里其实很明白,带着这3个学生给这家干了半天,以现在的用工计算,农户得给每个学生几十元,现在是不仅白干不给工钱,反而吃饭还倒给他们钱,而且给得还很多,因为他们做出的农家饭,就是大烩菜里多放些油、多做了些量而已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,也确实就是多加了几个碗几双筷,杨河芬不过是借吃饭这事而特意给钱帮扶他们罢了。其实他们心里也明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62

蒋蒋京的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白,在场的学生心里也明白,只是他们全都不说出来。

学生们当天就要回市,杨河芬就带他们回去。他们拍了不少照片,有些照片村民们很喜欢,杨河芬就叫学生们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。杨河芬给学生们打印照片的钱,学生们说什么也不肯收。

连载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25

王宏伟 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手中的报纸四处散落,头上也碰出血泡,她坐在地上伤心地大哭起来。就在这时,一位身穿长袍、书生模样的年轻人,循声走过来,见此情景,赶紧将小女孩扶起,帮助她将散落地上的报纸一一捡拾起来,抽出几份被踩脏的报纸,又递给小女孩几个铜板:“小朋

友,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,时候不早了,快回家吧!”小女孩仰起布满泪水的脸,感激地连连说谢谢。那个年轻人,这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报童的模样,只见她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,难道这不是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?年轻人心中一阵酸楚,他蹲下身来,拉着她脏兮兮的小手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小女孩摇摇头:“不知道,我没有名字。”年轻人说:“看你头发乱成这样,就叫你‘小毛头’吧!”“那你叫什么名字?”原来他正是人民音乐家聂耳。聂耳用手摩挲一下小女孩的头,起身与她告别。望着这位热心叔叔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,小女孩内心涌起一股异样的感动。望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,怅然若失

的“小毛头”心想:人海茫茫,不知今后能否再见到他。

此后一日,聂耳约朋友周伯勋外出散步,他忽然想起“小毛头”,说:这条路上有位卖报的小姑娘,卖报时的喊声很是动听。建议周伯勋听听小姑娘的叫卖声。当他们走到吕班路口时,看到了那个声音脆亮的小姑娘,正在高声地卖着晚报。她那磁石般吸引人且有章有法的叫卖报声,立刻感动了聂耳和周伯勋。聂耳走过去买了份报,并跟她聊了起来,得知她父亲生病,家庭生活十分困难。聂耳深感悲惨世界里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,在返回的路上,他沉重地说“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”。

文艺